

花田
有故事的青春，在花田绽放！

LUO JIE
ZHU
罗杰 著

青春虽远去，爱情不终场。



青春是一场远行



缘分就像一本书，翻得不经意就会错过美好的童话。我们手中都握着一个人的幸福，不多也不少……

最幽默的笔触，
最温暖的故事，
最刻骨的爱情。

最值得珍藏的爱情读物，
纪念我们共同的青春和成长，时光包裹。

作者用最幽默的笔触，嬉笑怒骂间给你呈现一出完美的爱情折子戏，绝对是超人气畅销书。

最受期待的风流帅气才子罗杰，最新冷幽默力作！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青春是一场远行

罗杰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 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是一场远行 / 罗杰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3.2

ISBN 978-7-5493-1720-2

I. ①青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6262 号

青春是一场远行

罗杰 著

责任编辑	邱建国 陈启辉
美术编辑	杨青
排版制作	邓娟娟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政编码	330046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编辑部电话	(0791)88523090
发行部电话	(0791)88517295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本	890mm × 1240mm 1/32
印张	8
字数	240 千
版次	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93-1720-2
定价	1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3-1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前世 /001

男女主角为公元 1080 年生人,标准的“大宋朝八零后”,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诞遭遇后,卷入一桩国宝(莲花碗)失窃案,而后不幸身亡……

今生 /1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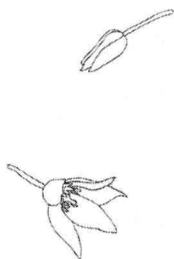
生死轮回,陈生转世为现代“八零后”的一员,开始了一段全新的青春爱情生活……

尾声 /248



前世

QIANSHI



男女主角为公元 1080 年生人，标准的“大宋朝八零后”，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荒诞遭遇后，卷入一桩国宝（莲花碗）失窃案，而后不幸身亡……

1
QIANSHI

本来我是要悬梁自尽的。这个死法很流行，许多赶考落榜的书生，都把自己吊在了客栈的房梁上。我和潘生亲眼目睹过好几起，每次都被吓得屁滚尿流。

悬梁自尽的书生们，面目十分恐怖，惨白的一张脸，全无血色，乌红的舌头吐出来，悬垂至下颌，犹如传说中的黑白无常；双眼暴睁，似乎要弹出来伤人。

为了美观些，我决定换个死法——去跳河。时间是黎明。

趁潘生还在熟睡，我悄悄从木板床上爬起来，摸到衣衫，胡乱套在身上，又往床下摸，摸了半天，也没摸到自己的鞋子。旁边的潘生翻了个身，松松垮垮的木板床“咯吱”一响，我吓了一跳，心都缩紧了。

窗外射进一缕朦胧的光，无数尘埃颗粒在光束中飞舞。

我侧目瞅了一眼潘生，他双目紧闭，鼾声微微。

我继续伸手在床下摸，摸来摸去，摸到一双特大号布鞋。我不敢耽搁太久，潘生若醒来，笃定要劝我活下去：“不就是落榜吗？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”

我不上吊，我去跳河。

我蹬上潘生的大号布鞋，脚在鞋里游泳，每走一步都有好像会往前一扑滑倒在地的危险。尽管脚步放得很轻，客栈楼道的木板仍微微颤动。

突然，一具尸首从空中猛然落地，横挂于我眼前。



尸首脖颈上挂着一截磨断的草绳，想必他已吊了一夜。

这是个书生，他左手拿一卷书搭在胸前，右臂举起，手指比着V字。书卷封面上几个鲜红大字特别醒目：《三十天速成特长生》。

我连滚带爬地跑下楼梯，楼梯猛烈摇晃，仿佛要垮塌。

此时，整座客栈一片死寂，只有小二哥早早起来，在天井中扫地。

昨夜下过一场绵绵细雨，树叶粘在地上，扫起来很费劲。看到我，小二哥也不打招呼，神情冷漠，兀自扫去残留于地的几片树叶，然后转身走掉。

住店历来是出入自由，根本用不着表明身份。银子就是身份，银子越多，身份越高贵。

我想我的样子有点鬼鬼祟祟，尽管小二哥对我视而不见，我还是躲闪着像耗子一样溜出客栈。仿佛我不是去自杀，而是偷了店里的东西去销赃。

时辰尚早，京城街市冷清，人迹稀疏，偶尔可见几匹“计程马”，由人骑着，疾驰而过。此马五彩斑斓，通体绘着京城著名的土特产，引起人们购买欲，比满街吆喝叫卖强多了。

此马运货，也运人，按路程算银两。跑得远了，就到加草站买些饲料，喂饱了继续拉客。一些加草站，将杂草混在饲料里，坑蒙车夫。此行径之恶劣，与诈骗无异，衙门屡次派差役查抄惩处，但效果不甚理想。

我缓步行于街市。两边的饭庄、茶园、铁匠铺、药店，家家关门闭户，旧黄的门板看上去都一个样。寻常人家屋檐下的台阶，青苔滋生，滑溜溜，嫩绿，像新鲜蔬菜一般。

这时刻，人们大多活在梦里，梦里的世界很精彩，现实的世界很无奈。对我来说，二者都很无奈。

作为一个公元1080年出生的人，我是标准的“大宋朝八零后”。我寒窗苦读，就不爱读四书五经，我喜欢看闲书，譬如神话故事，恐怖且浪漫。一个书生，总会遇上一个迷人的狐狸精，她们与他们圆房，为他们洗衣做饭，为他们生儿育女，当他们对婚姻生活厌倦之时，她们倏然消失，无影无踪，爱恨情仇，顺理成章。即便次一等的，白天受罪，梦里也是荣华富贵。而

我，白天孤苦无聊，晚上噩梦相伴，活着多余。

渐渐地，街市远遁。如梦游般，眼前出现一座石拱桥，如一片弯月，立于护城河中。桥头坐着一个瘦如毒蛇的算命老先生，竖一旗帜，摆张方桌，翻着白眼明目张胆地招摇撞骗。

朝廷曾下令，将京城建为模范城，严禁胡乱摆摊设点。朝廷每年都会派官员视察一次，本城衙门也会发通告，大肆整治街市、桥头、客栈、饭庄、医馆；对于风月场所，倚门卖笑，吐着瓜子皮，挥舞手绢拉客者，予以重处。

一些衙门罩着的风月场所，在整治期间会关门歇业。待朝廷官员一走，脏乱复生，娼妓重现。她们站在铁匠铺门前，隔一丈远，招蜂引蝶，问过往男子：“做不做宝剑？”

我像个魂儿似的，轻飘飘地从算命老头儿的地盘飘过，向桥上走去。

“来来来，算命算命，不准不给钱。”老头儿冲我招手。

我苦笑摇头。

“敬公子一言，才子今朝，窘困落魄，日后将为人上人。”老头翻着白眼说。

我心想，死到临头，早一刻晚一刻的事，有个人说说话，也算给自己送终。

我凑近老头儿，问他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公子莫急。”老头儿手一抬，示意我对面落座，“听我慢慢道来——观公子长相，非寻常人也。”

“为何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问他，“莫非我有三只眼？”

“那是二郎神。”

“头上长两角？”

“那是牛魔王。”

“身后有尾巴？”

“那是小龙人。”

“这不结了，寻常人不就是一张嘴，两只眼，一对耳么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老头儿白眼越翻越大，“花有百样红，人与人不同，你可



知否？”

“烦劳赐教。”

“公子平常可曾照镜？”

“未曾，一般是撒泡尿照照。”

“唉，孺子粗俗。直言相告：公子天庭饱满，人中颇长，两耳垂肩……”

“您老刚在寺院给菩萨看过相吧？”我打断他。

老头儿鼻孔喷射出两团粗气，胡子都湿了。

“您老可知我是干什么的？”我接着问。

“一介书生。”

“非也，我与您老同道。”

“你也卜卦？”老头儿很惊奇。

“不一样，我是专给算命的卜卦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说道，“我给您老算个命得了，不准不要钱。”

“喔呵，这倒新鲜，那你算算老夫之命如何？”

“您老的命，就是一辈子给人算命。”

“放肆！”老头儿一拍方桌，桌面当即裂开一道缝。

“见谅，要我掏银子不难，只要您老算出我今日想的事，立马就给。”

“给点提示。”老头儿眼中闪出午饭有着落的光芒。

“四个选择。”我说，“一、娶亲，二、杀人，三、偷盗，四、寻短见。”

“莫不是要寻短见？”老头儿脑袋一偏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这答案换不换？”

老头儿狐疑地瞅着我，又四下看看，仿佛找人求助。

“不换！”老头儿白眼都翻得不见了。

“果真不换？当真不换？——恭喜您！答对了。”

老头儿舒了一口气，脸上笑意若有似无。

“将答案写成短信，发送至廉通客栈，叁叁肆肆，潘公子处，此人若不在廉通客栈，一定就在驿动客栈。”我说。

“公子要我代传遗书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笔墨伺候，待我将短信写成，你发送回来，银两双倍付给。”

老头拿出纸、笔、墨砚，我提笔挥毫——潘兄，你我二人，本是善男子，赶考落榜，花光银子，开店无底子，杀人越货没胆子，种田恐怕脏裤子，当长工又失面子，绝无颜面去当鸭子，只得去见孔夫子。

我将信封好，交与老者，待他走远，我走上石拱桥，行至桥中央，驻足望一眼桥下湍急的河水，一行清泪，横溢而出。接着，我仰天长叹一声，闭眼咬牙，纵身跳入河中。

2
QIANSHI

我以为，就此便死去，过奈何桥，喝孟婆汤，忘却前尘，轮回转世。这也非我所愿，活一辈子完全足矣，还要再来一遍，毫无意义。即便投胎富贵人家，吃香喝辣，穿金戴银，也委实无聊。

如果真有来世，我宁愿当一棵树，一枝草，一粒米。实在不行，当一头猪也比当人痛快，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无须成亲亦能翻云覆雨，肥了就挨宰，来去匆匆，无牵无挂。

呛了第一口水，我昏厥过去。恍惚间，我变成了一条鱼，在灰蒙蒙的河底游弋。河底肮脏，臭鱼烂虾，什锦杂物，像暗礁一样挡住视线，游过一个障碍，又浮现一个障碍，层层叠叠，周而复始，永远是一团混沌的迷茫。

不知游了多久，前方豁然开朗，周遭无一杂物遮挡，水泽清澈，泥沙不存，唯有一只悬挂诱饵的弯钩在头顶晃悠，其味香透，引我垂涎。我昂头一口咬住弯钩，弯钩猛然向上一提，我双眼发黑，一股剧痛由咽喉直捣心窝。再睁眼，已横躺河岸。

我仿佛看见河岸上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少，喧嚣嘈杂，过路的，卖货的，挑担背筐的，交头接耳，探头探脑，纷纷挤上前来观赏一条鱼的死相。无数张陌生的脸，无数双惊恐的眼睛，飞快地交叉地晃来晃去，其中只有一张脸，一双眼我很熟悉——那是潘生。



他努成猪嘴的样子仿佛要亲我。

我猛地翻身坐起，一把推开他：“死变态！你干吗？”

“变你个头，人工呼吸懂不懂？”潘生义正词严道，“张嘴，接着来。”

我翻身狂呕，腹中河水全吐出来了。吐罢，问潘生：“我活着还是死了？”

“咬咬手，看疼不疼。”潘生说。

我拉过他的手，张嘴狠咬。

潘生怪叫一声，挣脱。

“我已跳河自尽，怎会没死？”我眼望空虚处，懵懂地问。

“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，你是旱鸭子。”潘生一指河岸边，“死翘翘的不是你，是下河救你的人。”

“是他救了我？”我看见河岸横躺着一具脸色惨白的尸首。

“对。”潘生垂下头说，“据说此人叫小春子，是官窑造瓷器的工匠。”

围观中，有人说：“这世道，想死的死不成，不想死的倒死了。”

我愧疚痛哭，爬到小春子遗体前，连磕三个响头。

几个好心人过来，给小春子盖上被单，被单上绣了一副对联。上联：春哥纯爷们，下联：铁血真汉子，横批：见义勇为。

此时，没有人发现，小春子原本随身携带了一个包袱，他跳下河中救我，包袱便飘在河中。好心人将他抬走后，包袱散落，露出一只晶莹剔透的天青色莲花碗，漂浮河面，摇摇晃晃，顺流而下。

回到客栈，我气冲冲地拿头撞墙，撞得砰砰乱响。

潘生冲上来拽住我，按在床上。我挣扎弹起，又被按倒，反复数次，我再弹起，不倒翁般倔强不屈。

“让我撞墙，撞死算了。”我嚎叫。

“撞你个头。”潘生呵斥。

“就是撞头。”我又将头向墙撞去，哭诉，“为何寻死都无自由？”

“落榜就寻死，一点创意也没有。”潘生鄙夷道，“我亦落榜，也没如你一般寻死觅活。若来年再考，未必不中。”

“六次，六次落榜，今生再不考了。”我垂下眼睑，无力地说，“再考，人已老去。”

“此言差矣。”潘生语重心长道，“你我乃童子身，世间种种妙事，尚未品尝，怎就言老？”

“屡屡落榜，又无一技防身，靠什么品尝？”

“到衙门当差役。”

“差役？有何益处？”

“益处多了，拿俸禄，吃皇粮，胡乱摆摊者见之生畏，骑马违规者闻之胆寒。凡遇不轨，罚银两为主，训人为辅。终日横行街市，至少也能没收一筐水果。所敛财物，一半上交衙门，一半自捞之。年底还有分红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“说得轻巧。”我苦笑道，“若衙门派你我捉拿强盗、杀人犯，岂不是飞蛾扑火，自寻死路。”

“那是捕快们干的差事。”潘生接着道，“差役与捕快不同，后背都刻着‘勇’字，干的事情却差之千里。简言之，捕快参与江湖之事，差役管的是平民百姓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，正琢磨间，房门“砰”的一声大开，两个人高马大，手执枷锁铁链的差役，闯进屋内，恶狼似的盯着我与潘生。

二人衣服上写有二字：捕快。

其中一人开口道：“大……大……大……大、大、大……”

另一个接口说：“大清早。”

结巴捕快点头：“对，大……大清早跳河的，是……是谁？”

“是在下。”我惶恐答。

“罚……罚银二十两。”

“跳河也要交银子？”潘生不服，“这是哪家的王法？”

结巴上前一记耳光，紧跟着又踹上一脚，将潘生踹倒在地，怒吼道：“放……放……放……”

“放屁。”同伴接嘴道。

结巴白同伴一眼，艰难地说：“放……放肆！污……污染河道，破……破坏生态，当然要、要……”

“要罚！”同伴附和，“快交银子，如若不交，定你个杀人罪名，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”

“杀自己也算杀人？”我嘎嚅着问道。

“废……废话。”结巴说，“你是人不是？这……这么拽。”

“报告官爷，我二人是赶考的穷书生，连二两银子都拿不出。”潘生可怜巴巴乞求。

“少、少他妈装。”结巴声色俱厉道，“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必……必须交银子，一文不……不能少。”

“官爷。”我抱住结巴的腿，哀求道，“我们所带银两不足三两，求官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二人。”

潘生也慌忙求情，一边卑躬屈膝说尽好话，一边从我们的包袱里取出银子，交与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。

“那、那不行。”结巴收了银子，一脸正气地说，“我……我们是执法者，岂……岂能通融？”说罢，冲同伴一挥手，“走！”

由于转身太猛，结巴一头撞在半开的房门上，捂头咒骂：“破……破门。”

我们打算逃走。两日之内，无论如何也凑不到十七两银子。

按潘生所料，我们不是杀人要犯，也非江洋大盗，更不是造反派，罪名不过是污染河流，破坏生态环境，京城衙门不至于“画影图形”，派遣捕快满世界捉拿。只要能混出城，就万事大吉。然而，城门历来有差役把守，轮流换岗，领头总管，一个叫阿城，一个叫阿管，正是在客栈罚我们银子的两个家伙。

翌日，我与潘生躲在城门附近的参天大树后面，偷偷观察，发现阿城、阿管并未在城门口逡巡，盘查过往人等。站在城门口耀武扬威的，都是二人手下。虽如此，我与潘生也断然不敢冒险前往，稍有不慎，无疑是自投罗网，凑不齐银子，畏罪潜逃，先打个半死，再说后话。

“左右都是死。”我绝望地说，“我回客栈，接着撞墙。”

“又说傻话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，摊上你这么个白痴。”潘生损完我，接着说，“我有办法搞到银子。”

“怎么搞？”我急切道，“快讲！”

3
QIANSI

街市边，我和潘生涂了一脸脏泥，席地而坐，一人伸出一只手，作乞讨状。

路人来来往往，皆对我们翻白眼。

“你这主意真不给力。”我垂头丧气地对潘生说。

“别急。”潘生胸有成竹道，“银子会有的。”

我们继续喊：“大爷大叔大婶，行行好。”

“切，有手有脚的小青年，也好意思来要饭。”路人嗤之以鼻。

不远处，两个手拿打狗棍的乞丐风风火火地冲过来。

俩乞丐冲我们怒吼：“滚开滚开，不许在这儿要饭。”

“干吗？干吗？”潘生推搡乞丐，“我们先来的。”

乞丐不容争辩地说：“这是俺的地盘，俺的地盘俺做主。”

“凭什么是你们地盘？”我问。

“小样，你还不信。”乞丐掉头，冲街对面大宅门前一个狗窝喊了一嗓子，“狗仔队，上！”

狗窝里迅速蹿出无数个犬种的小狗崽儿，狂吠着直奔我和潘生。

我们拔腿就跑，飞奔穿过一条街巷。狗崽在后面一路追。

拐弯再拐弯，我们钻进另一条街巷，突然停步，狗崽刹不住直往前冲去，一只只飞起扑向某家宅院的小泥塘。

我和潘生气喘吁吁。

“这帮疯狗，逮谁咬谁。”潘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我无比沮丧。

踌躇半晌，潘生心生一计——男扮女装，混出城去。



可是，我们一文不名，哪里去弄胭脂和女装？

客栈是回不去了，小二哥和掌柜已经催促了三次交房费。

“想来唯有一个办法——去偷。”潘生说。

他说出一个“偷”字，我一屁股跌坐在地，丧气道：“不如一起跳河吧。”

“无用的蠢材！”潘生骂道，“古人云：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与其一死，不如拼了。”

“污染河流、偷盗、乔装改扮、畏罪潜逃，加在一起，也是杀头的罪。”

“逮住就是死罪，逮不住何罪之有？”

“那……那到何处去偷？”

“唉——”潘生长吁短叹，在巷子里踱来踱去，愈发使我心慌意乱。过了好一阵，他停住脚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高、雅、楼。”

“偷娼妓？”我险些弹到空中。

“非也，京城的高雅楼内，有一名妓，名唤赛金莲。貌美如花，风韵动人，琴棋书画，无不通晓。非一般的娼妓所能比拟。她曾与我父亲的表兄的姑姑的侄子的妹妹的公子，有过一夜情缘。”

“莫非偷她不成？”

“屁。”潘生道，“她乃偷人起家，你还有胆儿偷她——去求她，赏些胭脂服饰。”

在我的印象里，高级娼妓一般都与高贵人士有很深的来往。譬如传说中的李师师，就与皇上有一腿。有一回，李师师去吃烤鸡，吃罢赞不绝口，称其乃天下美味。店铺掌柜拒收银子，只求李师师题字，盛情难却，李师师遂在招牌上题曰：天下第一鸡——李师师。

又据说，李师师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与黑道的浪子燕青姐弟相称，并在床上要求皇帝，将梁山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。

由此可见，高级娼妓与普通娼妓的区别在于，普通娼妓在一万个男人之下，而高级娼妓在一个男人之下，一万个男人之上。

想必赛金莲也非平庸之辈，没准儿她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安然出城，根

本无须恩赐胭脂服饰。

表面上，高雅楼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大戏院，是赏乐吟唱、抒发情怀、友人相聚之会所。但这无非做做样子，应付官府。官府只管收敛苛捐杂税，对其中的肉欲勾当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于是，高雅楼门口，天天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。姹紫嫣红的风骚女子身上的每一块肉都是活的，或立，或站，或走动，或招徕客人，其姿态显然刻意编排过，一招一式无不突出重要器官，无不婀娜娇媚，连其中最胖的一个娼妓，也将自身的粗线条暴露无遗。

我以为一到门口就立刻会有一群女子蜂拥过来，淫声浪语地招呼款待。孰料，风尘女子们眼力惊人，一眼便看出我们是一对穷鬼。就在我们臊眉搭眼往里走时，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子伸手拦住去路，轻佻地问道：“二位公子，来此做甚？莫不是来送酒水的吧？”

此言引得侧旁人等放声浪笑。

我们在一双双骚媚、蔑视的目光下穿越而过，感觉屈辱。

高雅楼厅堂四壁生辉，酒色翻飞。

总老鸨一般不出来招呼客人的，除非是背景复杂，出手阔绰的富家、官员子弟。普通客人通常都由副老鸨应酬。

高雅楼少说也有七、八个副老鸨，待人接物，老辣干练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大小事物调理得妥妥当当。

一个老鸨，安排我们在厅堂角落的一张圆桌前坐下，再不理睬。

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老鸨安排完别的客人，才过来招呼我们：“不是我不明白，是这世界变化快。读书人也来风月场所开荤了，呵呵呵。”

老鸨咧嘴一笑，露出三十二颗凹凸有致的麻将牙，我不禁倒吸口冷气。

“老身这儿什么样的女子，什么样的房间都有，有芳香间、温馨间、情意绵绵间、春花秋月间，顶级的是天上人间。”老鸨唾沫四溅，“不知二位公子想住哪间？”

“一概不要，”潘生站起身，弯腰作个揖，“小生只是来找一个人，烦劳



前
世

妈妈唤之。”

“何人？”老鸨诧异地问。

“赛金莲。”潘生道。

“呵呵……呵呵呵……”老鸨一手挥手绢儿，一手捂嘴笑。

“妈妈何以发笑？”我毛骨悚然。

“二位公子如带足银子，可去包间唱戏喝酒。”老鸨收住笑，脸一板说，“要见赛金莲，门儿也没有。”

“小生不唱戏，也不喝酒，只见赛金莲一面。”潘生急了。

“哈，你乃何等人物？”老鸨冷笑道，“口气倒不小，说见就见，可知赛金莲乃仙女般的人物，她貌若小龙女，才智似黄蓉。即便如此，杨过与郭靖来了，拿不出银子，照样乱棒打出。”

“小生与赛金莲是亲戚。”潘生煞有介事道，“路经京城，遇到棘手之事，前来求助。”

“倒也新鲜，老生还头一回听说赛金莲有亲戚。”

皇上也有三门穷亲戚，何况一只鸡。话到嘴边，我没敢说出来。

大约赛金莲在高雅楼的地位确实非同小可，老鸨没有断然推却，只问潘生：“赛金莲是你何人？”

“小生是她堂兄，她是小生的堂妹。”

“金莲原来姓什么？”

“与我一样，姓潘。”潘生对答如流，我心中七上八下。

“那好。”老鸨道，“金莲这会儿正在天上人间接客，待她完事，便来与你们相认。不过，丑话说在前头，若她认你们，倒也罢了，如若不认，先将你们打个半死，再押送官府！”

趁老鸨不备，潘生拉着我落荒而逃。

我们一口气跑出二里地。月黑风高，不辨方向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客栈是回不去了，就算可以回去，也寻不着归路。这一夜，露宿街头是笃定的。

潘生也没了对策，我弄不明白的是，赛金莲尚未露面，他为何拔腿就跑？